

上海书展主会场与100家分会场昨推出丰富的文化、阅读活动,吸引市民踊跃参与

170余场活动,超级周末书香满城



■本报记者 郭超豪

雨过天晴的周六,约上三五好友,在思南公馆听作家聊聊创作的故事;或是带上孩子,前往建筑大师安藤忠雄设计的“光的空间”新华书店,感受汉字文化的博大精深……昨天,2018上海书展进入第四天,上海展览中心主会场与遍布全市的100家分会场,为市民准备了超过170场读者见面、阅读推广和讲座论坛等活动。有爱书人称这是上海书展为阅读打造的书香满城的“超级周末”。

年复一年的书香之约,让人们邂逅形形色色的阅读之美,也邂逅缤纷多姿的书店之美。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彭卫国告诉记者,今年书展分会场不仅活动数量有所增加,并且名家荟萃,吸引了众多市民。而15年书香绵延,上海全民阅读的氛围也日渐浓郁。

读者见一见“躲”在文字后的作家,作者听一听读者的当面评点,书籍的两头,人是上海书展最美丽的风景。早上十点,上海书城就已热闹非凡。在三楼大厅,著名作家、中国作



窗外的上海,一片水晶天,建投书店内,名家与音乐爱好者探讨古典音乐。

刘兆嵘摄

协副主席叶辛携其最新都市小说《上海·恋》亮相。记者看到,现场近百个座位早已座无虚席,后来的观众只能站在远处,其中有不少是银发老人。家乡父老的支持,让叶辛十分感动,他说:“我写到上海就饱含深情,时时刻刻感觉到上海这座城市脉搏的跳动。”同一时间,书城七楼报告厅则成了年轻人

与孩子的乐园。红遍社交软件的表情包——“长草颜团子”在此举办了漫画的首发签售会,一对年轻母女在双双拿到作者“腿丽丝”的签名后,心满意足地说:“今天没有白早起。”

书展不只有阅读,还是这个城市志趣相投者交流的平台。午后的慵懒时光,在风景如画的北外滩黄浦江边建投书

店,听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杨燕迪和作家赵丽宏跨界探讨“好听应该是音乐的唯一标准吗”,成了这个周末许多古典音乐发烧友的不二选择。现场,同济大学设计院的工程师张全一告诉记者,这两年他逐渐迷上了古典音乐。原先,他喜爱莫扎特、拉赫玛尼诺夫这些作曲家的音乐,而音乐人和作家的一番对话让他感到受益匪浅:“20世纪的艺术揭示了人性中之前没有被人发现的东西,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应该对现代艺术有更深理解,或者说要有更具同情心的观照。”他表示今后会更关注现代音乐,听听勋伯格、欣德米特等大师的作品。

上海书展吸引的不只有国内名家,还有国外大师造访。被誉为“日本最会生活的男人”松浦弥太郎昨晚携其新书《写给想哭的你》亮相钟书阁茵欧店。一位松浦的书迷告诉记者,松浦在日本开设的一家知名书店只有2000本书,它们或新或旧,或是绝版孤本,但每一本只有他自己读过、感动过、理解了,才会上架。他的“匠人精神”,已影响了全球成千上万的普通人。

让想心跳加速的人感到愉悦,让想静心品读的人有自己的空间,这或许就是上海书展主会场和分会场每天推出为数众多却又个性十足的活动的初衷。赴一场和阅读的约会,动静之间,书香满城。

上海网络游戏出版管理申报服务平台正式上线
让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路

本报讯 (记者张祯希)上海网络游戏出版管理申报服务平台于日前正式启动,平台的发布仪式成为当天上海书展的亮点活动之一。活动现场云集了近40家网络游戏企业。

上海网络游戏出版管理申报服务平台是上海市“文创50条”重点工作项目,也是全国首个地方性的网络游戏出版管理申报服务平台。在平台上,上海市的所有出版单位、中小微游戏企业以及网络游戏独立开发者,都可以享受集游戏申报查询、建档以及政策咨询等服务于一体的站式申报服务。华东师大出版社是此次平台运行的首家试点单位。

上海自2014年1月开始成为全国首个国产网络游戏属地管理试点地区。五年来,通过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申报的符合属地管理条件的国产网络游戏数量逐年增多,2017年达到825款,这让上海成为全国申报游戏最多的地区之一。在游戏数量增加的情况下,上海通过不断压缩审核环节、提高行政效率等手段,将一款国产游戏的审核平均耗时缩减到

30天以内,较试点之前提速50%。

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科技与数字出版处处长丁晓玲介绍,在日常的调研实践中,众多创业型游戏企业提出了两条最为迫切的申报需求。“一是实时把握产品审核进度,产品及时上线,这是企业的发展‘生命线’;二是能及时了解权威的政策信息和管理动向,这是企业的生存‘底线’。”

为了再进一步提高效率,增加审核透明度,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搭建网络游戏出版管理申报服务平台,让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路。一方面,上海网络游戏出版管理申报服务平台为申报版号的网络游戏建立了完整的信息档案。从游戏企业提交申报材料,到出版单位进行三审三校,再到行政主管部门审读审核,直至最终提交国家新闻出版署,全程在线管理,在线查询。另一方面,对于申报审核的企业而言,这一公共服务平台也让申报环节更为透明化。企业和出版单位不仅能即时查看材料申报进行了哪个环节,还能得到政府的指导与服务。

■来自上海书展的报道



《本源》
丹·布朗 著
李和庆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本报记者 王筱丽

从教堂、皇宫、博物馆到进化论、热力学生命起源理论,美国畅销书作家丹·布朗的新书《本源》依然有着作家专属的知识悬疑色彩。艺术与文学,科技与传说,将这些元素融合在一个故事中是丹·布朗的“招牌动作”。《本源》分享会昨天在上海书展上举行,译者和文学评论家与书迷共同探讨分享了丹·布朗何以成为畅销的符号、类型文学在把某些元素和套路做到极致时又该如何避免自我复制等问题。

故事丰富饱满,节奏张弛有度,看书宛如一场人文之旅

有趣、好玩、烧脑,这是《本源》译者李和庆对这本书的六字总结,在他看来,看完这本由107个章节组成的小说就像完成了一趟了解西班牙文化的人文之旅和一段密码破解的旅程,都会萌生一股想去西班牙一探究竟的冲动。

《达·芬奇密码》2003年创下在美国至今无法打破的销售纪录。此后丹·布朗的作品《失落的秘符》《地狱》和新书《本源》的首印和销售量均相当亮眼,系列小说在全球被译成56种语言,总销量也已经突破两亿册。丹·布朗的作品自带专属于他的成功密码,在他的小说中,神秘的宗教文化和深奥的高科技知识总能与紧张刺激的悬疑故事碰撞出激烈的火花,令读者享受到跌宕起伏的阅读快感。

“丹·布朗并不是一个浅薄的通俗文学作家,而包含了很多现实的历史文化问题。”在复旦中文系教授严锋看来,正是丹·布朗这种将形而上与形而下打通的写作构成了其作品中最大的魅力所在:“将文化、艺术、符号等等化作通俗小说的形式,在作品中穿插的艺术指南恰是他对于历史和人文关怀的体现。”

随着《达·芬奇密码》同名电影的成功改编,丹·布朗每一本作品问世后,不少人就期盼着何时能在影院看到电影版,“小说中符合现代人阅读习惯的影视化手法也是他作品受欢迎的一大原因,无论是在故事的节奏和结构以及人物对话方面,都可以看到电影的痕迹。”严锋接受采访时说道。

抛弃同质化,类型文学才能更进一步

“如果看见你的书架上有丹·布朗的最新小说,我会毫不犹豫地问你,你会怎么看这本书。”美国作家斯蒂芬·金曾这样谈到丹·布朗。其实,丹·布朗的走红路上一直在面对文学界、艺术界等各方质疑。有业内人士评论,在眼花缭乱的符号中隐藏着一个“丹·布朗套路”:一桩凶杀案、一对男女主角、一个神秘组织、一个捉摸不透的人类终极奥义和一个含糊不清的结局。好莱坞商业大片的“三大法宝”——悬念、惊奇、满足在丹·布朗的作品中统统都有,不红也难。

丹·布朗的创作中并非没有过瓶颈期,在严锋看来,《达·芬奇密码》达到顶峰后,丹·布朗的创作水准也有过回落,《达·芬奇密码》的大红不无道理,在这本书中,艺术与文学完全有机地结合了起来,达到了水乳交融的程度。之后的几部作品中,难免可以看见作家自我重复的影子,一些艺术描写也游离在了情节之外。从文学的角度来说,读者还是希望更多看到思想和内容能够统一起来。”

不过,单凭套路并无法造就“丹·布朗”写一本红一本的成功。英国著名作家安东尼·波吉斯曾经表示畅销书之所以流行,有这两大因素:“一是能促成读者心疼难熬的故事情节,二是书内丰富的知识。”回看丹·布朗的出版列表,不难发现他的作品正是捏住了每个时间段人们的神经。早期的《数字城堡》他聚焦了数字时代个人信息安全问题;《天使与魔鬼》他关注宗教与科学之间的所谓较量;《失落的秘符》讲述在人类渐渐迷失之后如何找到最初的启蒙之源;而在新作中,丹·布朗也与时俱进地引入AI,探讨了人工智能时代下的人类去向。

“文学的场域里有着各式各样的文学样式,我们不能期待一种类型的文学肩负起整个文学的使命,不同的风格流派构建了文学的多样版图,形成了灿烂多样的文学全景。”严锋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作家在其擅长的领域将其风格发展到极致,便是成功。”

《永不消逝的电波》再现信仰的力量

本报讯 (记者李硕)原创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昨天开排。舞剧情节取材于李白烈士事迹,试图在舞台上再现革命斗争时期党的地下工作者在上海情报战线上的故事,讴歌了共产党人对理想和信仰矢志不渝的执着追求。

李白的事迹因孙道临在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扮演的“李侠”而为人所知,李侠被捕时的那句“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的台词感动了无数观众。此次创排的同名舞剧,不仅描写了中共地下党与敌人巧妙周旋、不畏牺牲的故事,还讲述了李白与袁慧英两位主人公之间纯洁浪漫的爱情传说。上海歌舞团团长,舞剧制作人、艺术监制陈

飞华认为,用舞剧回望历史呈现有信仰的英雄人物,是一种有益的舞台艺术探索。编剧罗怀臻则表示,谍战情节在舞剧舞台上难得一见,这种尝试的难点在于舞台的调度。导演编舞周莉亚介绍,改编中需要处理许多情节转换和场景转换,故事和矛盾非常强烈,抒情部分较少,这对于舞台的调度空间和演员的转换相对来说比较困难。她认为,如果只是照搬影视剧中对谍战的叙事方式,这在舞剧舞台中并不可行,因此需要主创将真实空间和意向空间打乱。

据悉,该剧的主演人选目前尚在甄选过程之中,计划将于12月21日至26日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上演。

文化视点

斯特恩琴声响起后的40年 古典音乐在上海风生水起

——访本届上海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评委大卫·斯特恩、徐惟聆和李伟纲

■本报记者 姜方

第二届上海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半决赛昨天上午开赛,12位选手将竞争六个决赛席位。1979年,艾萨克·斯特恩以世界知名小提琴家的身份,第一次到访中国,给当时的中国古典乐界带来震动。

本届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评委会联合主席、艾萨克·斯特恩之子、指挥家大卫·斯特恩,当年随父亲一起造访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并来到上海。40年间,访沪频率不断提高的大卫·斯特恩,从古典音乐更从上海城市变迁,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令人欣喜的变化。日前,大卫和本届比赛评委会联合主席、小提琴家徐惟聆,以及评委、上海四重奏创立者和第一小提琴李伟纲,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分别诉说他们眼中这40年来,古典音乐在中国如何从新芽萌动到风生水起,以及上海城市的发展变化。

■大卫·斯特恩:

从过去到现在,上海对于推动古典音乐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1979年第一次访问上海,到时隔20年后再一次访沪,再到1999年后几乎每年来上海,大卫·斯特恩说,作为一个“老外”,他期待在本土文化和国际文化的交融中看到上海的智慧 and 方案。这几年来他来到上海,看到很多年轻人手里刷着iPhone,iPad,街上的品牌商店也越来越多。这些在他看来并不是坏事,但他认为,一个城市的独特性在于自己的文化。“有一天上海这座城市可以影响整个世界,而包括音乐在内的文化,应该在其中占有相当重要的比重。”

1979年,我和我的父亲艾萨克·斯特恩一起访问了中国。那时路上清一色的都是自行车,每个走在街上的人都穿着白衬衣黑裤。我们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热烈欢迎。上海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城市。我看到这里的人们不仅怀揣对古典音乐的好奇心,更迸发出对广义艺术的热情。这种改变的力量,似乎在当时世界上的其他地方都很罕见。我很幸运,可以成为这段改变之路的见证者。

1999年,当我再一次来到上海时,外滩附近很多人打太极拳的画面,深深烙进我的脑海。他们的身上流淌出一种平静的感觉。在那时,我同时也感到整个上海都在建设状态中,是如此生机勃勃、充满活力。

又是将近20年过去了。从1999年以后,我几乎每年都会来上海。时代发生了改变,眼下由余隆先生担任艺

▼首届上海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冠军、日本选手木岛真携手上海交响乐团演奏。(上海交响乐团供图)



▲今年是弦乐四重奏上海四重奏成立35周年。创立者李伟纲(左三)1979年时15岁,至今记得斯特恩上课的情景。面对大师,他拉琴时腿在发抖。(资料图片)

术总监的上海交响乐团,是我心中上海文化的一个重要象征。事实上,上海这座城市对于推动古典音乐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前中国学生去西方留学,现在也有不少外国学生到中国来学习,比如上海乐队学院中就有从美国来的留学生。如今的高尚,已然彰显国际文化大都市的视野和格局。

■徐惟聆:

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拥有了全球知名度,正在进一步提升影响力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徐惟聆能感受到古典乐在上海所经历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有越来越多的顶尖音乐厅,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有越来越多的顶级大师,频频来上海演出交流。而她自己上世纪80年代的留学经历,也折射出音乐人对音乐的执着。

1979年,当艾萨克·斯特恩大师来过中国后,在我心中掀起了如龙卷风般的震撼。斯特恩的琴声就像是一滴甘露,落在了久旱的中国古典乐大地上。大师告诉我们演奏音乐一定要从心出发,相比那些具体的演奏技巧,这更深深影响了当时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直至今日。

在上世纪80年代,我到美国留学。那时候,生活常常捉襟见肘。在课余时间,我不得不通过各种方式来赚取生活

费。我曾和谭盾、胡咏言等人,一起在街头拉琴。如果遇上暑假,一周我们拉上个五六天;而在气温降到零度的冬天,我们会戴那种露出半截手指的手套,在手指勉强还可以运动的情况下,艰难地“讨生活”。我还在超市里当过收银员,其实出过很多次错误,还得自己赔钱。我也帮别人照看过孩子,在酒吧里洗过酒杯……现在的中国留学生,条件比我们那时候要好太多了。

在一代代艺术家的努力付出下,中国音乐家的整体水平得到了飞跃。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拥有了全球知名度,正在进一步提升影响力……这些都是上海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进程中闪闪发光的名片。

■李伟纲:

座无虚席的剧场内,全场观众为古典乐起立鼓掌——这个画面将不再遥远

今年是上海四重奏成立35周年。上海是李伟纲小提琴生涯的起步之地,为他打下了基础。上世纪80年代来到美国以后,他和成员获得了很多室内乐大师的教诲,从受到过艾萨克·斯特恩多次指点的少年,到如今成为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的评委,李伟纲相信,古典乐将在中国在上海拥有更美好的未来。

我清楚地记得,1979年斯特恩大师